



文化什錦
斯雄

滇西的煙雲（上）

「他們在尋覓什麼？」

這是著有「滇西抗戰三部曲」的余戈，在其所著的《1944：松山戰役筆記》序章中所用的標題，說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不斷有日本人想方設法以各種名義要去滇西。

如果他們是因為被滇西的山水人文所吸引，倒也不意外。意外的是，後來發現，心照不宣的潛在原因，是滇西抗戰。

很慚愧的是，關於滇西抗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並不是很了解。

有一天逛昆明老街，走進東方書店，看到雲南出版集團出版的一套「舊版書系」，其中有一本《夢碎騰越》吸引了我。作者吉野孝公是日本人，本是一名園藝師，二戰期間作為衛生兵來到滇西，從騰冲戰場僥倖活下來回到日本。看「書前」一章，方知日文版原書名叫《騰越玉碎記》，「騰越」為騰冲舊稱。

「玉碎」一詞，源自唐代李百藥《北齊書·元景安傳》中的「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原義是寧願做高貴的玉器而破碎，也不願做低賤的瓦器得以保全。比喻寧為正義事業而犧牲，也不苟且偷生。作為侵略者，何談「正義事業」？自詡為「玉碎」，不過自欺欺人而已。中文譯者把書名中的「玉碎」改為「夢碎」，確實煞費苦心。

據余戈在其書中介紹，日本人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上，只有三次是他們所說的「玉碎戰」，也就是日



▲滇西惠通橋。

作者攝

軍被全部消滅即所謂「全員玉碎」的戰役，分別發生在滇西的松山、騰冲和緬北的密支那。

日軍所稱「玉碎戰」居然兩次都與滇西抗戰有關，倒也勾起了我研讀史料的興趣，勾勒出滇西抗戰的大致脈絡：

一九四二年春，日軍進犯緬甸。中國政府為保滇緬公路的暢通，派遣十萬遠征軍，急馳援緬。後戰局逆轉，遠征軍一部西撤印度，一部輾轉回國。五月三日，日軍進犯國門畹町，迅速佔領芒市、龍陵，五日到達惠通橋西岸，隨後佔領騰冲，致怒江西岸三萬平方公里國土淪陷。五月五日，遠征軍炸掉惠通橋，利用怒江天險擋住日軍，雙方形成隔江對

峙。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起，右翼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強渡怒江、仰攻高黎貢山，繼而於九月十四日光復邊城騰冲。五月二十二日起，左翼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發起松山戰役，並於九月七日攻克松山主峰，十一月三日收復龍陵，繼而攻克芒市、遮放、畹町，將日軍逐出國門。

第一次去保山市下屬的龍陵縣，穿行在高黎貢山山谷，我最先想去看的就是著名的惠通橋。如果說整個滇西抗戰是圍繞惠通橋展開，似乎也不為過。

當地人有個說法，如果按過去八年抗戰的提法，中國抗戰可以說是始於盧溝橋，止於惠通橋。這個說法肯定不夠嚴謹，甚至過於誇張，但也不無道理。

滇西反攻開始後，當年八月啟動修復惠通橋並很快恢復通車。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隨著惠通橋下游四百米處紅旗橋通車典禮的一聲炮響，惠通橋停用，拆去橋面木板，但仍保留橋塔和主索結構。

現在看到的惠通橋，已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橋面仍鋪着木板，橋石頭有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龍陵全縣民眾同立石碑，並書有《重修碑記》，「此集中外之人工，橫鎖大永龍必由之道耶，天塹之險，人力通之，上而高車駟馬，下而肩挑背負，熙熙攘攘，如駕長虹，蛟騰龍舞，皆為之賀。橋成之日，官民合會，鼓舞謳歌，聲聞天下」。

惠通橋處怒江谷底，坐車盤旋爬上松山戰役遺址，有三十公里路程，海拔落差一千二百米。

篁嶺之秋



柳絮紛飛
小冰

這第一次聽說「曬秋」這個詞彙。怪不得我無知，從前生活在四川，收成的季節如果到鄉下，無非看見農民把農作物

拿出去曬罷了，那是一種普通的農活。

曬秋在江西婺源源的篁嶺村卻是好大一件事。村民要曬的東西很多，曬玉米和穀物、柿子和核桃，辣椒和菜乾，村裏村外到處擺着簸箕，家家戶戶，各有所曬。連自然界也曬，曬紅楓銀杏、秀山綠水，曬安居樂業的家園。一到入秋的季节，滿目的彩色，便有絡繹不絕的遠客前去觀賞，特別是城裏人。

從下村走到上村，處處是曬場，傳統的農耕文化就是這樣，靠太陽把農作物曬出來。篁嶺地處深山，房屋錯落一面山坡上，遠看村子搖搖欲墜，像是懸掛起來的。村子後面是山，村子對面也是山，是萬畝仰躺的層層梯田。曬秋本該在平地上，地無三尺平，篁嶺人只能曬在屋頂上、窗台前、小院裏。

還不止曬秋，古村的每一個季節各有韻味。春天曬春筍，夏天曬茄子豆角，冬天曬臘肉，季節不同收成不同，有收成就有曬。那些曬秋的人，當他們往大大小小的竹編簸箕裏擺放新收成時，心情總是好的，嘴巴上

還可能哼着什麼曲子。

關於曬秋，一位清潔工姐姐說，不知是從何時開始，他們的曬秋被旅遊業看中，打那以後每到秋季，這農活便像有了魂似的，賦予了特色意義。村子活化了，興旺了，有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她還說，除了曬秋，還有春天油菜花盛開的時候，也是他們的旅遊旺季。

看曬秋也看民居。徽派的建築，白牆、灰瓦、黑窗，室內以木雕、磚雕、石雕為主，雕刻圖案述說當地的傳聞和民間故事。村子始於清朝，重修過，換過新，但是換新不換幾百年的古風，現代人追尋的石磨、木桶、土灶、石子路、土屋土牆，反倒成了時尚。

在花溪水街留步，在曹家大院讀發家史。所見是優雅的鄉韻鄉愁，鄉愁中被記住傳頌的，也是民間忠孝禮儀的典範。曾經五代單傳的曹家大戶，第六代生下五個兒子，人丁好興旺。考上進士的曹鳴遠，當了江西臨川縣的知縣後，回鄉給父母修豪宅五桂堂，給村民修官廳樹和堂。樹和堂是村裏的客廳，氣勢宏大，彰顯了主人的身份，也造福村民作慶典，行禮儀，會賓朋好友。

別只說曬秋了，村落的上上下下、夜間燈火、日出日落、萬畝梯田，承上啟下的風光不分季節，全年都是難以複製的民俗畫，畫面不在紙上在原野。世界旅遊組織的「最佳旅遊鄉村」、「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篁嶺配得。



君子玉言
小杏

朋友聊天，好像越來越多談到變老的問題。特別是當我們面對老去的父母、多年的老友，我們了解他們當年有多風采，今天就會有同比例的感慨。

翻到十幾年前的合影，老領導當年的音容笑貌和睿智風度猶在眼前。而今有的已經去世、有的失智不認得人、有的卧病人事不省。當中兩位恩師，今年一位八十有二，思維敏銳，走路輕快迅捷，還經常寫作，只是聽力稍遜。一位七十有九，因公受委派兩上青藏，心臟做了支架手術，行動有點遲緩，但腦子仍十分清晰。上次我們一起去上海楓涇、遊西塘古鎮，於他們這個年紀，已經狀態很好了。

變老是一個平等的事物，每個人都會遭遇蒼老和與之相伴的種種問題。國際上對壽命的定義有兩個維度，第一維度是「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第二維度是「健康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世衛組織WHO於一九九七年開始使用HLE概念，並從二〇〇〇年起，同時用LE和HLE來評估全球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人口健康水準。WHO對於「健康壽命」HLE的解釋是：人類在相對健康的狀態下，能持續維持的年限。據WHO的數據，二〇二三年全球平均健康壽命HLE為六十三點七歲，平均壽命LE為七十三點三歲。在日本，HLE為男性七十二點六八歲、女性七十五點三八歲；LE為男性八十一點六四歲、女性八十七點七四歲。在我國，二〇二三年平均LE為七十八點一歲（男性七十五點六四歲，女性八十一點九歲），尚未建立HLE指標體系。

比較LE和HLE可以發現，健康壽命比平均壽命少約九至十二年。也就是說，我們大約有十年時間，可能處於病痛、失能、失智的狀態。另一個殘酷的數字是：如果從六十歲退休算起，能夠以健康的狀態維持自立自理生活的時間，長則約十五年，短則三四年而已。

就在十五年前，母親還每隔幾天騎車去市圖書館借書，每月能看二十幾本書；就在

十年前，母親還與我在香港赤柱看海、西貢橋咀洲觀落日；就在五年前，母親還一個人坐飛機來去新加坡……但現在，母親去超市買個菜路上都要歇幾歇。好在老太太一直頭腦清楚，毫不糊塗，看書速度仍然很快。

二〇一二年，在雲南普洱一個「盛產」長壽老人的偏遠村寨，當回答有人問起「如果讓你在這裏活到一百歲，或在城市活到七十五歲，你選擇哪裏？」時，老友KK說：就算到八十歲吧，我也選擇香港。如今，KK先生年將八旬，依然活躍在文化領域。我的每期專欄，他都一一細讀。老友之間，常發好文共享互動。

今年八月，從《大公報》驚悉劉宇新先生去世了，老人家樂善好施，做了半輩子公益。在港期間，經常見到老人家，總是那麼精神矍鑠，充滿熱情。二〇一二年我還請新華社記者採訪過他……

我們無從預知年老的自己是什麼樣子，也無從預知自己的HLE和LE，但可以建設自己對待年老的態度。對待生命的態度，也影響着生命的質量。

日本著名精神醫學家和田秀樹根據自己三十五年裏對六千多名老年人的看診結果，寫了兩本書《80歲的牆》、《70歲的正確答案》。除了營養和生活習慣上的建議，他還

歲月的牆



◀一葉入冬。

作者供圖

提出一些心態建議，比如享受力所能及的事情，對於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感到惋惜；做一個「60分主義者」、「50分主義者」。年輕的時候，誰都希望考試滿分。但到了六十歲，不妨做一個「60分主義者」，到了七十歲，就奉行「50分主義」——事情只要有五六成順利就OK了。

人這一生，前半生拚命去畫最大半徑，探索生命的無限可能性，不斷拓展所能企及的最高最遠最優最美；到老的時候，就應該認識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並且平靜接受一個這樣的你。此刻的你，或許不是預料中理想的你，但卻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你。實事求是的自己，不也很好嘛！

人到一定年齡時，尊嚴來自於健康。除了自然壽命、健康壽命，還應加一個維度——思維壽命。人的思考能力也具有壽命。可以年老力衰功能退化，但腦子的健康要盡可能長久，對這個世界葆有好奇心，對人類文明懷有正義感悲憫心，有比較清晰的判斷、有邏輯嚴謹的表達，有對四季風月森林河流美好事物的靈醒……此時的關切，與心情有關、與利益無關。

當我們用文字梳理思路，理順自己的內心，向這個世界表達時，也許可以幫助思維壽命延續下去呢。

人到一定年齡時，尊嚴來自於健康。除了自然壽命、健康壽命，還應加一個維度——思維壽命。人的思考能力也具有壽命。可以年老力衰功能退化，但腦子的健康要盡可能長久，對這個世界葆有好奇心，對人類文明懷有正義感悲憫心，有比較清晰的判斷、有邏輯嚴謹的表達，有對四季風月森林河流美好事物的靈醒……此時的關切，與心情有關、與利益無關。

當我們用文字梳理思路，理順自己的內心，向這個世界表達時，也許可以幫助思維壽命延續下去呢。

當我們用文字梳理思路，理順自己的內心，向這個世界表達時，也許可以幫助思維壽命延續下去呢。

當我們用文字梳理思路，理順自己的內心，向這個世界表達時，也許可以幫助思維壽命延續下去呢。

四川眉山市古稱眉州，位置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北接成都市，南面是樂山市，東鄰內江市和自貢市，西接雅安市，鍾靈毓秀之地，美食之重鎮。眉山市是旅遊城市，旅遊景點有眉山報恩寺、東坡湖公園，還有洪雅縣柳江鎮的宋朝古鎮，但更多人認識眉山市是因為這裏是大文豪蘇東坡的出生地。

公元一〇三六年，蘇東坡在四川眉州出生，但他的祖上並不是四川人，蘇氏先祖是周朝開國功臣六卿之一的蘇忿生，因封於蘇，故姓蘇。清朝之前並未有設立江蘇省，而只有姑蘇城，即今天的蘇州，蘇家的蘇可能指的是姑蘇一帶。蘇家代代為官，遷到四川眉州，是始於武則天時期的宰相蘇味道，他是個不作為的官，但文章了得，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

在眉州長大的蘇東坡，家境良好，由母親程夫人親自教導，專心讀書學習。眉州物產豐富，蘇東坡在眉州的日子，家裏衣食無憂，這對他日後成為美食大家頗有影響。成都平原出產優質豬肉，在眉州過年家家殺豬飲酒，是他童年的回憶，更是他日後在被貶的日子裏的思鄉情意結。蘇東坡一生愛吃豬肉，也懂得烹調豬肉，「東坡肉」的做法和味道，兼備四川眉山及江南風味。



▲蘇東坡・眉州菜之東坡肉。

作者供圖

四川平原沃野廣闊，物產豐富，是自古的「天府之國」，為川菜提供優良的食材基礎。公元前五世紀，古蜀建都成都，因而得名。成都平原的菜式流派歷史悠久，號稱「一菜一味，百菜百味」。講究色、香、味、形、器，常用的技法有超過百種，刀工細膩，廚師技術有嚴格的規定。成都平原的川菜着重製湯，有所謂「川戲離不了幫腔，

川菜少不了好湯」，以湯提「鮮」、以湯出「形」，無論是微火慢吊的清湯，或者是急火沸煮的奶湯，不同的湯對烹調不同的菜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眉州東坡，一間在北京的川菜飲食集團，眉山王家渡人王剛是創始人，年少時家貧，赴北京學習廚藝，拜於川菜名廚甘國清門下。甘國清因廚技藝高超，被派在葉帥府邸專司烹廚之職，其佳餚為葉帥喜愛，也常受邀為其他元帥首長府上烹製佳宴，大受讚譽，故有「十大元帥之火頭軍」之美名。甘國清退休後，收王剛為關門弟子，悉心調教，傾畢生之功相授。

十年磨劍，一九九六年，王剛與夫人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南側創辦第一家「眉州東坡」川菜館，因其味道正宗，菜式豐盈，價廉物美，即贏食客稱讚，生意不絕，此店後因拆遷結束，繼而在北京朝陽區東風鄉建立飲食集團總部。適逢盛世，夫妻同心大力發展，現在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美國洛杉磯等地共有一百五十家分店，在北京還自設大型食品加工廠。集團總部所設的一間高級版川菜館，店名就叫做1996川菜，主廚餐廳，作為紀念他們第一家創業的餐廳。

1996餐廳的設計風格以東坡雪堂為理念（註：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被貶黃州，在黃州尋得一片已荒廢的菜地，建造了一所廳堂居住，取名為雪堂）。餐廳總面積一千五百平方米。庭院、餐廳、包間、茶室、酒窖、廚房，有序空間，各盡其用。大廳及包間兩側目光所至，是創辦人王剛的眉山家譜以及學徒時期的照片。走過了二十七年是難忘的歷程，心繫家鄉，勇於創新，但不忘初心。

走進餐廳，耀眼奪目的，是川菜四大醬醃菜：芽菜、鹽菜、榨菜、大頭菜；以及由眉州東坡自主研發的魚風味辣椒醬，一層辣椒、一層魚，經三百六十天發酵，使之散發出帶有魚風味的複合醬香，是做魚香肉絲絕佳的調味料；還有自家製的四川臘味和當季的新鮮蔬菜，這些基礎食材，是菜品口味的保障。

後廚掌勺和做包點的，都是來自眉州東坡各個領域自家培養起來的資深廚師，承傳老師傅們的傳家手藝，在良好的平台中千錘百煉，如今各自有獨門絕技。就像創始人王剛的師傅甘國清的教言：「廚藝是根本，廚德是精神。傳承不忘本，創新不守舊。」



如是我見
方曉嵐

蘇東坡・眉州菜